

执行编委：郭强 陈辉 田靖 马进平
责任编辑：郭强
责任印制：张翔

(京)新登字151号

二十五史故事丛编——明史故事选

编 著：郭英德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3号
印 刷：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
经 销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印 张：8.125 字 数：177千字
印 数：0001—10000册
版 次：1991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
I S B N 7-5077-0316-9/G·249
定 价：3.20元

学苑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 言

一

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，至1644年灭亡，先后经历了十六个皇帝，二百七十六年。

任何一个朝代的历史，借用佛教的说法，都有它的生、存、住、坏的发展过程。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平稳的、直线的，而是动荡的、曲折的，既有渐进的演进，又有剧烈的变革，还有迅急的沉沦。常开不败的历史之花，过去从来未尝有过，将来恐怕也不会有。

真正长期传承、历久不衰、生生不已的，是文化传统，是由人们的衣食住行、道德信仰、风俗习惯、人际交往等等人所共有、世所常见的现实生活所构成的文化传统。

但是，我们从二十五史这些主要由官方修订的历史书籍中，特别是从唐宋以后的历史书籍中，却很少能够看清这种现实俗世的文化传统。我们所能看到的，主要是皇位的更替和争夺，朝廷的纷争和倾轧，官僚的治绩和恶行，士夫的谈吐和风范，如此等等。如果说官修正史主要是一种上层社会政治史，这恐怕不算言过其实吧？

上层社会政治史毕竟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，一个组成部分；尽管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，甚至就中国的历史传统而言，上层社会政治史是极其重要、关系全局的一个侧面，一个组成部分。正因为如此，上层社会政治在历史的发展中，

总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波。

这也许就是我们阅读官修正史时能够得到的最大收获：透过刀光剑影、尔虞我诈、权谋机变、忠正说直、狂狷任性等等的事态和情态，去窥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上层社会中的正常的、反常的或畸形的表现。

从历史之花的吐蕾、含苞、怒放、凋谢之中，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底蕴、某些特征，那应该是多么令人惬意的享受啊！

二

明朝社会政治历史的发展，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，即：（一）奠基期，以洪武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（1368—1424年）；（二）守成期，从洪熙元年到弘治十八年（1425—1505年）；（三）变革期，从正德元年到万历十五年（1506—1587年）；（四）衰败期，从万历十六年到崇祯十七年（1588—1644年）。

朱元璋是在元末战争中扫灭群雄，推翻了元朝政权，建立起朱明王朝的。

朱元璋的文治武功，在中国历代帝王中，几乎可以和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相匹敌。他在政治、军事等方面对前朝的制度进行革故鼎新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。他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制度，加强了中央集权和皇权统治。他慑于“民急则乱”的历史教训，清醒地认识到：“天下初定，百姓财力俱困，譬犹初飞之鸟，不可拔其羽，新殖之木，不可摇其根，要在安养生息之。”（《洪武实录》）所以在经济上移民垦荒，注意兴修水利，实行军屯，减轻赋税，使元末战争中逃亡的人民，

重归家园，安居乐业；同时又解放工奴，简约商税，扶持工商业的发展。洪武一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为明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但是，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和中央集权，朱元璋在政治上实行了严刑峻法。洪武年间的胡党大狱和蓝党大狱，先后株连五万多人，搞得人心惶惶，朝不保夕。也许正是这种残酷的杀戮，造就了有明一代彪炳千古的忠君观念吧？

与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的，是严厉的思想文化钳制。文字狱在洪武一朝的层出不穷，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观。这种现象，既表现了朱元璋的自卑心理，更说明了他出于对知识学术的无知愚昧而产生的对文人的猜疑。为了有效地控制文人，从精神上、思想上控制文人，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统治的经验，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把它作为官方哲学、官方学术，自上而下地加以灌输，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乡里私塾都要以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为功课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实行以八股文取仕的科举制度，八股文专从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命题，要求只能按照朱熹注解解释，文章写法也规定了一定的程式，而且必须“代古人语气为之”。这就严格地禁锢了文人的思想、腐蚀了文人的心灵，使他们除了和中央政权、和程朱理学保持步调一致以外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思想、个人的精神。

朱元璋为了屏藩皇室，翼卫朝廷，在各地封立了很多藩王。但是藩王势力的发展，却反而危及了中央政权的统治。

在朱元璋死后不久，皇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便表面化了。燕王朱棣以建文帝“削藩”违反祖制为借口，发动“靖难之役”，以武力夺取皇位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

朱棣即位后，按照朱元璋的既定方针，继续强有力地发

展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。他削除了藩王的军权，杜绝了地方政权倾覆中央政权的隐患。他迁都北京，疏通运河，增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。经济上继续推行移民、屯田、奖励垦荒、扶植工商的政策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。在对外关系上，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，大大密切了明朝政府和西洋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。

在思想文化上，朱棣酷肖乃父，对文人采取了高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。他特命胡广、杨荣等人修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和《性理大全》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。由于他的天下得来是十分不名誉的，说穿了是大逆不道的篡位行为，所以他对忠于建文帝的臣民们实行了残酷的屠杀。有人反对他，廷杖不足以泄愤，就施用惨无人道的剥皮法。

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，以他们的雄才大略，奠定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江山的基础。所以，史家们称他们为太祖和成祖。

从洪熙元年到弘治十八年（1425—1505年），是明帝国的守成时期。

洪熙、宣德年间（1425—1435年），基本上继承洪武、永乐时期的政策，吏治比较清明，注意与民休息，提倡节俭，裁撤冗官，重用贤能，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。所以，古代史学家颂扬这时期的统治为“仁、宣之治”。

英宗朱祁镇即位后，明朝政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以后，他每天殚精竭虑，亲自批阅几乎一百五十件奏章，裁决四百种案件。可是，他的后代们精力不足、能力有限，就只能越来越依赖内阁，命内阁大学士拟定诏书的草稿，对每一奏章或案件签注意见，皇帝以此为据，加以批示。所以，朝政大权渐渐滑入大学士的手中。

大学士们长期接受正统的伦理道德教育，而且往往有一定的治国理民的才能，所以他们掌权时，国家政治还不至于大乱。但是，大学士和皇帝之间的交通信息、交换意见，又不得不通过宦官，久而久之，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到宦官之手。从英宗正统年间（1436—1449年），揭开了明代以后二百年的历史中宦官统治的序幕。

著名的土木堡之战，差一点就威胁到明朝统治的安危存亡。但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，不但没有吸取乃父的教训，反而更加宠信宦官，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。直到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樞即位，情况才有些好转。

朱祐樞的出身很不平常，他有六七年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长大的。也许正是幼年时代的坎坷生涯，使他一扫皇家“龙子”的庸弱作风，而培养了干练泼辣的性格。他在位期间，任用贤臣，勤于治理，裁抑宦官，并提倡节俭，与民休息。因而社会矛盾在一度激化以后，又得到一定的缓和，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，古代史学家称为“弘治中兴”。

不幸的是，朱祐樞年仅三十六岁就去世了，由他十五岁的独子朱厚照继承皇位，改元正德。从正德皇帝开始，明朝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，进入了变革时期。

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一位皇帝，他只想要皇帝的地位和权势，却不愿受皇帝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拘束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如此宠信宦官刘瑾，因为只有刘瑾才最懂得投合他的孩童般的游乐心理；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如此重用江彬、钱宁者流，因为只有江彬、钱宁者流才卖力地帮助他摆脱皇帝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拘束，到大千世界中去游逛纵情。

凝固僵化的陈规陋习，连皇帝都拘束不住了，更不用说

在民间，它不可避免地分化瓦解了。正德以前，节俭、朴质、守成是社会生活的特点；正德以后，风尚颓靡，生活侈美，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、慕尚新异的风俗潮流。明朝社会开始步入了一个乾坤进裂、波颓风靡的极乱世界。

最为引人注目的，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王守仁心学的崛起和泛滥。王守仁在程朱理学之外，开创了一种新的学说，主张把伦理道德、封建纲常等正统思想的基础，从外在的超验世界中拉回来，建立在人的精神世界中。人心就是天理，人心经由发现、开发、发扬“良知”的过程，就可以达到天理的境界。这种认识，促使整个思想文化界猛然觉醒过来：原来在祖述程朱、代古人立言之外，还有直抒己见、自我感悟这么一条致学、修身、养性的途径。这种影响，不啻于在思想文化界造成一场强大的地震。此后，思想文化界进入了一个近于百家争鸣的新时代。尤其是以王艮、何心隐、李贽等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，更是以其异端色彩，在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。

回过头来再看看朝廷政治吧。正德一朝在乱哄哄的局势中结束以后，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。他一开始吸取了前朝的教训，改良了一系列暴政，励精图治，政治面貌焕然一新。但是他却有个要命的癖好，就是崇奉道教，迷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，从而煽起了一股举国如狂的信道风尚。崇奉道教，既耗费了大量的资财，也污染了政治空气。严嵩的擅政当权，就是钻了这个空子，才恶性膨胀的。

到了这时候，明王朝政治的积弊已日益严重，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末世的征兆，他们在寻求着变革之路。

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张居正入阁之初，就认真地思考着如何革弊兴利，针砭沉痾。万历初年他出任内阁首辅，在十

年中（1573—1582年）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。他在政治上革除弊政，裁汰冗官，选拔人才；经济上清丈土地，推行一条鞭法；在国防上整饬边防，任用良将，练兵守边，并支持王崇古对蒙古族的通好政策，设茶马市，使汉、蒙人民通商往来，和睦相处。

张居正敢负责任，有远大的眼光和政治魄力。但是他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。还在他在世的时候，就因为他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，触犯了传统的礼教，闹了一场“夺情”风波。在他死后，他又被定罪抄家，搞得家破人亡，而他的改革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也就几乎全部恢复旧观了。

张居正改革的失败，加上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荒淫腐朽，把明王朝推向了衰败的绝境。大约从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开始，直到明王朝的灭亡，社会政治沿着腐败的下坡路日益往下滑去，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了。

朱翊钧是个荒淫残暴的皇帝，他臣下说他是酒色财气四病俱全，非药石可治。从万历十七年到四十三年（1589—1615年），整整有二十五年的时间他从不上朝，锁闭在深深的皇宫之内，为所欲为。全国行政陷于长期的停顿瘫痪的状态，缺员不补已是司空见惯，尸位素餐更是不足为奇。

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，朱翊钧又陆续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，充当矿监税使，到处搜刮掠夺，激起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民变。

万历后期，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东林党和邪党之间的斗争，你争我夺，势同水火。到了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年），邪党又转为阉党，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，大批杀害东林党人，鱼肉百姓，把全国上下搞得乌烟瘴气。继起的复社继承了东林党人的传统，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。激烈的党争，成为明

末政治中的突出现象。

就在明王朝衰落之际，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族（后改为满洲族）崛起。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，建立后金（后改为清）政权，和明朝政权相抗衡。随着其军事力量的加强，清军对明朝虎视眈眈，步步进逼，造成严重的威胁。

大敌当前，边患紧迫，明朝统治者反而加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，巧立所谓“辽饷”、“剿饷”、“练饷”等名目，害得人民倾家荡产，到处流亡。加上水、旱、饥馑、疾疫等灾害又接连不断。天灾人祸交相煎逼，广大贫苦农民忍无可忍，揭竿而起，起义之火如燎原之势。尤其是李自成、张献忠两支义军，越战越强。最后，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明王朝在起义的洪流中覆亡。

明亡之际，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，引清兵入关。清兵对各地义军和南明小朝廷进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，在血泊中建立起了新的封建王朝。

三

《明史》是二十五史中第二十四部，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，纂修于清代前期，前后共经九十五年。《明史》从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开始纂修，到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全部刊刻进呈，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，从顺治二年到康熙十七年（1645—1678年），共三十四年。顺治皇帝命令冯铨等人负责纂修《明史》。但当时政局很不稳定，各地抗清运动此起彼伏，“三藩”之乱又接踵而起，清廷无暇过多地过问纂修《明史》的工作。再加上战乱之后，北京所存的图书、文献等多有毁失，各地散存的

史籍，一时又难以搜集。所以，这一阶段纂修《明史》的工作成绩很小。反而是民间的士大夫私修明代历史，成就斐然，著名的如谈迁的《国榷》，张岱的《石匱藏书》，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，黄宗羲的《国史案》等。

第二阶段，从康熙十八年到六十一年（1679—1722年），共四十四年。康熙十八年史局重开，征召“博学鸿儒”五十人入馆，讨论纂修方法，订定体例，并依例分题，各人都有专门负责的方面。从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三年之间，按照明代各朝的顺序，依次纂写。《明史》最早的初稿，大多是在这三年完成的。其后数十年间，主要是在这一基础上删改增损，成为定稿。

在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史局总裁徐元文特请万斯同到他家里，负责删定各位纂修官所拟的史稿。经过十二年，史稿初成，共四百十六卷（不包括志、表在内）。当王鸿绪继任总裁时，继续延聘万斯同，让他核定《明史》的列传。到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万斯同去世，成稿四百六十卷，这一工作又暂时停顿下来。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王鸿绪因附和阿灵阿等奏议改立皇太子事被免官，回家时将史馆草稿全部携去。他在万斯同删定的四百十六卷及四百六十卷原稿的基础上，又增损更动，直到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完成全稿，共三百十卷，这就是现在通行的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。

这一阶段是《明史》纂修的关键时期，出力最大的是万斯同。但由于触犯忌讳，对于建州及南明事实，有的全部摒弃，有的语焉不详，《明史》仍未能最后定稿。

第三阶段，从雍正元年到乾隆四年（1723—1739年），共十七年。雍正元年，续开明史馆，总裁张廷玉等人以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为蓝本，进行增删修改。到雍正十一年（1735

年)纂成《明史》全书，在乾隆四年刊刻进呈。《明史》纂修工作至此全部结束。这十多年中，主要撰写了全书的大部分论赞，补充修订了许多材料，文字上也有很大的润色。

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，又命英廉等修改《明史》，只成本纪二十四卷。其中对于蒙古人名、地名的译音多加改动，其他文字也稍有增损，但成绩不大。

《明史》的纂修历经近百年，固然使内容逐渐充实，文字更加简炼，但弊端却不少。由于历时过久，总裁与纂修者多有变动，不能由一手始终其事，所以或者全部抄袭旧稿，或者仅作部分改动，而不能顾及全稿，对相关连处的篇章校核不精，出现很多毛病。而每次修改都更多地照顾到清朝统治者的意图，对史实的忌讳或隐没就越来越多。这样一来，史料上的错误、矛盾、简失、重出之处不但在所难免，而且比比皆是。近现代以来，不少学者对《明史》作了考证、校勘、质疑等工作，对我们今天更准确、更清楚地了解明代历史状况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。如孟森、黄云眉、谢国桢、傅衣凌等先生，就做了卓有成就的工作。

《明史》既然是一部官修史书，就不能不主要体现清朝统治者的意图，表达封建的正统观念。正如汤斌《汤子遗书·明史凡例议》所说的：“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，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，未可用意见，肆讥弹也。”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三一《明史》也说：“《明史》经数十年参考订正，‘是非久而后定，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，益可征信’。”

《明史》记载最多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。对朱元璋的杀戮功臣，朱棣的“靖难之役”，朱祁镇的“夺门之变”，正统以后宦官集团与一般官僚之间的斗争，以及万历以

后的党争等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《明史》纂修者固然是以忠奸等道德观念来评价这些矛盾和斗争的，但他们的褒贬还是大多符合历史事实，并能表现出当时人心的向背。如肯定于谦“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”；肯定张居正“起衰振隳，不可谓非干济才”；对东林党人的政绩或个人品质，也备加赞扬，并以生动的文字描写东林党人获得人民爱戴的情况。

《明史》由于重在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、利弊得失，所以对明代社会的黑暗面不乏深刻的揭露和批评。尤其是采录了大量明人揭露时弊的奏疏，直言无隐地痛斥了各朝的腐败现象，如著名的海瑞上嘉靖帝的奏疏，矛头直指皇帝，李三才谴责矿监税使的奏疏，也是痛快淋漓的。

关于阶级斗争方面，从明初的唐赛儿到明末的李自成、张献忠，凡是较大的农民起义，在《明史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。当然，这些记载更多地是旨在表彰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，把他们称作“忠义”，大加赞扬。而对起义军的一些真实情况，却妄加掩饰，如李自成义军围攻北京时，人民献城的事情，康熙皇帝下诏谕，说若“载入史书，甚有关系”，结果讳而不述。

但是，《明史》中的这些记载毕竟保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宝贵史料，对起义的原因是统治者加重压迫剥削的结果，以及对官军腐败无能和滥杀无辜，也都有所反映和揭露。

《明史》和其他的正史一样，主要偏重于政治、军事方面的记载，列传中所记载的也绝大多数是王公贵族、官僚士夫。这显然远远不足以反映明代历史的真实面貌。所以，要了解明代历史的真实面貌，除了读《明史》以外，更应该广泛地浏览明代的野史笔记、诗词文集、戏曲小说等等书籍，以及明清两代所修的地方志，甚至还应兼及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传

说。

四

本书既名为《明史故事选》，顾名思义，它的内容就只能局限于《明史》有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。

本书所写的故事，大体上说有三种类型：

第一种类型是《明史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的故事，本书仅将有关材料加以排比，并用白话文体重新撰写出来。如《鄱阳湖朱陈血战》、《胡惟庸党狱株连》、《削藩封燕王靖难》、《嘉靖帝崇祀道教》、《张居正夺情风波》、《袁崇焕智斩文龙》，等等。这是全书的主要部分。

第二种类型是《明史》中有片断的记载，而故事性不太强的故事。本书参考了有关的野史笔记、诗词文集，对史实中的细节材料作了若干补充，以便使故事更为完整，也更为生动。如《沈万三因富丧身》、《建文帝出亡始末》、《唐赛儿血战山东》、《唐伯虎风流放诞》、《李时珍苦修〈本草〉》、《李卓吾虽死犹荣》、《阮大铖南京被逐》，等等。这种类型主要是一些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故事，为了更形象，更丰满地勾勒出历史人物的性格风貌，不得不作了较大的补充。

第三种类型是《明史》中只有极为简略的记载，但在明代社会政治历史中却不是无关紧要的事，只是因为清初的文网和忌讳，而有所删略或隐讳的。本书所收的这类故事数量不多，其资料来源，不用说，主要是来自野史笔记、诗词文集的了。如《文字狱深文周纳》、《王心斋拜师求学》、《袁崇焕宁远大捷》、《抗缙骑士民仗义》、《李自成三打开封》、《张献忠化险为夷》、《吴三桂引狼入室》七篇。

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有关明代历史的介绍性的

或研究性的著作，恕不一一列举，在此一并致谢！

一九九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鄱阳湖朱陈血战.....	(1)
沈万三因富丧身.....	(7)
胡惟庸党狱株连.....	(10)
恃功勋蓝玉被诛.....	(14)
文字狱深文周纳.....	(17)
削藩封燕王靖难.....	(21)
方孝孺十族大恨.....	(27)
建文帝出亡始末.....	(32)
唐赛儿血战山东.....	(37)
郑三保七下西洋.....	(41)
土木堡英宗蒙尘.....	(45)
太上皇夺门复辟.....	(50)
于少保沉冤西市.....	(55)
纪淑妃潜养皇儿.....	(60)
劾八虎朝臣遭难.....	(64)
清君侧刘瑾被诛.....	(69)
正德帝北征南巡.....	(73)

朱宸濠谋反丧身.....	(80)
唐伯虎风流放诞.....	(86)
王心斋拜师求学.....	(91)
嘉靖帝崇祀道教.....	(96)
揽大权严嵩擅政.....	(102)
杨继盛拼死劾奸.....	(107)
海刚锋直言犯君.....	(111)
戚家军浙江剿倭.....	(114)
七子社倡言复古.....	(119)
徐文长一代畸人.....	(122)
李时珍苦修《本草》.....	(126)
张居正夺情风波.....	(131)
李卓吾虽死犹荣.....	(136)
汤显祖清标傲世.....	(142)
徐先启拜师译书.....	(147)
请立储风波迭起.....	(151)
矿税监害民激变.....	(157)
东林党讲学议政.....	(163)
莽张差挺击东宫.....	(167)
红丸移宫两大案.....	(172)
王化贞失守广宁.....	(177)
袁崇焕宁远大捷.....	(181)
杨都谏舍生奏本.....	(185)
抗缙骑士民仗义.....	(191)
袁崇焕智斩文龙.....	(198)
举复社声闻朝野.....	(202)
秦良玉千里勤王.....	(206)

阮大铖金陵被逐.....	(210)
张献忠化险为夷.....	(214)
李自成三打开封.....	(220)
崇祯帝穷途没路.....	(226)
吴三桂引狼入室.....	(232)
弘光朝昙花一现.....	(236)